

追问：悲剧缘何一再重演

——关于富士康员工频繁跳楼的对话

□新华社记者 车晓蕊 唐奕嘉

近4个月来,富士康科技集团已发生9宗员工跳楼事件,结果7死2伤。年轻的生命转瞬即逝,令人震惊并扼腕痛惜。

悲剧为何一再重演?“新华视点”记者带着疑问再度聚焦富士康,对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坠楼员工生前好友及企业的多位普通员工进行采访,并聘请心理学家和劳工保护专家就社会关注热点进行点评。

主观、客观,谁是主因?

记者:富士康有9名员工相继跳楼自杀原因备受社会公众、舆论关注。作为这些员工的密切相关者,究竟如何看待悲剧的深层原因?

刘坤:除最近一位坠楼员工警方还在调查外,前8位员工的加班记录和考勤记录良好,也没有发现向工会投诉和向“关爱中心”求援的记录。所以,员工坠楼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坠楼者主要问题出在自身。

曾红领 (第七位坠楼者卢新的工友):我觉得企业不好可以走人,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卢新太强盛,因为家里困难,父母借钱供他上学,他经常说要赚钱回报父母,想法也很多,想搞音乐,想回家考公务员、考研,想短時間內有所成就,但这是都不太现实,所以没有方向感,后来就说总感觉有人在追杀他。我觉得他跳楼主要还是个人原因。

程林 (富士康员工):富士康讲的主要是“速度”和“效率”,速度从哪里来?从员工身上来。在生产线上,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万一再被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

肖水源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赴富士康对坠楼事件进行调研):通过富士康的案例报告可以判断,至少一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自杀看上去是一个个人行为,但其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

目前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很难形成员工之间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富士康在深圳有40万员工,每天新进和离开的员工数以千计, 对这数十万且流动很快的人员进行有效管理并不容易,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该公司最基层的管理单位“线”管理的人数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线长”不可能了解所有下属员工思想和心理状况。另外,富士康同一宿舍的人在不同岗位上工作,加上班次不同和流动性强,员工之间缺乏交流。当员工工作在精神健康问题时,甚至有自杀危险性时,很难发现并及时获得有效帮助。

“血汗工厂”和“围墙管理”的是与非

记者:目前外界有不少人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工人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很大;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富士康厂区内的软硬件设施实际上很难满足数十万工人的社会需求。这两者和工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有什么关系?

刘坤: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人在招募点排队,那么多年年轻人希望到富士康工作,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会有那么多人来应聘吗?富士康在制造业中地位出众,不会因为现在所受到的压力而改变这种发展道路。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企业,富士康确实难以承担员工“八小时”之外的功能。富士康希望员工能相互熟悉、相互了解,以宿舍为基本单元来扩展厂区内的交往功能,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42万人的群体封闭在厂区,虽然企业每年举办大量的文体活动,但企业的第一目标是生产,很难满足每个人的情感需求。

沈清萍 (富士康员工):厂区内什么都有,有银行、超市、餐厅和书店等,但工作很忙,工余的大多数时间就是睡觉和上网,走出厂区就比较乱,在外面汇款不安全,老听说有人被抢,附近可以玩的地方比较少,工休的时候要去市区玩,就很远,结果比上班还要累。

刘开明 (劳工保护专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如果说“血汗工厂”,富士康相比其他的中国工厂,在劳工保护方面并不算差。但是,富士康工作时间长、日常工作技术含量低、机械性重复工作强度大,加上军事化和科层制的管理风格,都容易把人异化为机器,员工的内心理、情感与外部的管理、工作的冲突难以化解。

富士康的“围墙管理”模式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普遍。企业大墙一围,包吃包住,易于管理,生产高效。这种模式到现在已发展到顶峰,富士康的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较大的县城,但许多社会福利却是企业无法承担的。

如何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记者:在员工跳楼事件发生后,企业、政府和社会的不同层面,应该做些什么,才能阻止坠楼悲剧的继续发生?

刘坤:最近一段时间,富士康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严格执行工作六天必须休一天的工休安排,设立“心理港湾”、“员工关爱中心”、“看门人培训”等,针对一些行为异常的员工已成功实现30多次心理干预。5月底,富士康将有100名心理咨询师参加资质考试,通过考试就可以持证上岗服务。同时企业正在面向普通员工进行免费心理培训,今后也会大力举办一些年轻员工喜欢的活动,比如成立街舞协会、组织超女式海选等娱乐活动,加强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肖水源:富士康最近采取的措施对解决员工心理健康是值得肯定的,但还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区。如可以聘请精神病学和自杀预防专家对企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培训和督导,帮助他们尽快及时发现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和自杀高危个体,并采取积极措施转诊。又如对新员工进行一周以上的适应性培训,内除除工作本身的需要外,还应针对员工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如工作造成的压力、工作和生活环境的适应、如何寻求帮助等方面进行培训。

刘开明:富士康坠楼事件的启示是,“围墙管理”中政府角色明显“缺位”,企业和社会的边界应该厘清。政府和社会应做更多的“围墙补员工”“8小时之外”的生活空白。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延伸到工人社区里面,比如教育、医疗、图书馆和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另外社团和各种组织的服务也要参与到工人社区中,鼓励他们组织和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据新华社电)

去,现在起步价不到1800元,从住宅区通往市区的隧道将很快开工,所以升值潜力很大。“一期将于今年年底交房,现在已经卖光了。二期大概明年年底交房,已经剩得不多了,要买得抓紧。”

补偿太低?政府和村民各执一词

当地政府在征地时,向村民支付的耕地补偿费为每亩7000元。一些村民认为补偿费过低,至今未领取补偿费。

这7000元是如何算出来的呢?根据国土资源部有关文件,征地补偿标准最高按土地年产值的30倍计算。如果这还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

那么,水泉堡村的土地年产值是多少呢?

杜天宝告诉记者,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地土地每亩平均年产值为200多元,按30倍计算为每亩6900多元,凑个整数就是每亩7000元。

这种算法显然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同,一些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土质非常好,昼夜温差大,很适合种甜瓜、粘玉米和杏子等经济作物。“我们村的甜瓜很有名,即使拉水浇地,一亩瓜地也能卖四五百元。”一位村民说。

记者研究万全县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发现,与宣平堡乡毗邻的孔家庄镇瓜地2009年平均亩产值为2800元左右。

宣平堡乡乡长梁建广对记者说,征地补偿标准完全是按规定确定的。“水泉堡村属于丘陵地带,十年九旱,种地完全是靠天吃饭,农民从土地上的收入很少,政府搞这个项目,就是为了发展经济,带动当地群众致富。”

开发商又是以什么价格拿到这些被征用的土地呢?李继明表示,鑫盛垣房地产公司通过招投标获得了西豪丽景开发资格,并且向万全县国土资源局支付了土地出让金,价格为每亩32万元。

记者试图从万全县国土资源局查看土地征用及出让手续,但遭到局长张明的拒绝。

(据新华社电)

物联网还没有长成一棵摇钱树

是有能力做具体的行业分析,做到信息技术和具体产业的嫁接应用,捷足先登者一定能掌握商机。

警惕重蹈互联网泡沫的覆辙

记者:微软提出了“云计算”之后,又有人提出“风计算”、“海计算”,物联网概念发明之后,现在还有了“车联网”,这些前沿信息科技概念让人眼花缭乱;现在很多地方纷纷上马传感产业园区,很多企业也用“云计算”的概念圈钱圈地,民间热钱也跃跃欲试,怎么看待现在这股热潮?

江锦恒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现在,全国上下一片物联网热。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好像1995年互联网刚刚开始的时候,到2000年我们遇到互联网泡沫的破灭。

郭贺铨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现在全国是一片物联网热,一头是政府热,各地政府纷纷上马物联网项目,一头是小企业热,趁机倒卖传感设备,利用物联网的概念圈地圈钱,这种现象已经出现。

物联网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要防止出现泡沫,要防止重复建设。我们在低碳概念的号召下,风电、光伏设备生产一哄而上,重复建设,导致现在产能过剩,物联网是信息化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是物联网项目的上马要注意避免重蹈覆辙,避免泡沫化。

在1995年到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概念被炒得最热的时候,许多企业纷纷投资生产光纤,导致现在光纤按长度计算,价格比面条还便宜。物联网的发展也面临这个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做好规划,不要盲目上马。

(据新华社电)

水在这里合流而成赣江,使得这里自唐末建城以来就为内涝所困。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至1077年)刘彝任虔州知军,主持规划建设了赣州城区的街道,并根据街道布局,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建成了福沟和寿沟两个排水干道系统,服务面积约2.7平方公里,有12个出水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排水干道网。

赣州市文物局局长韩振飞介绍,福寿沟是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极有创造性的城市排水雨污合流制综合工程,不仅是“宋城赣州”的一处重要文物,而且历经近千年风雨至今仍是赣州市老城区十多万居民日常排放污水的主要通道。

赣州市水利局副局长钟永浩介绍,福寿沟是一个主次分明、排蓄结合的排水网络。福寿沟与沿线众多的池塘连通,这些池塘在暴雨来临时可以调节流量,减少下河道溢流,平时还可以养鱼种菜,形成生态环保增益。

韩振飞说,在有记载的近几十年内,福寿沟范围内的老城区只在1992年由于城区建设阻塞了福寿沟发生过一次较大的内涝,后经清理维修至今再无内涝发生。

专家认为,作为古代城市排水工程的智慧结晶,福寿沟精湛的设计和工程设计容量的超前性值得当今城建部门借鉴。赣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王荣洪说,福寿沟工程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利用城市地形的自然高差,全部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做好城市绿地和水体的保护,形成一定的雨水蓄积能力,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和濠塘内。韩振飞说,福寿沟宽90公分、高180公分的断面,以现在集水区域人口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令人赞叹”。

为什么古人建设的排水系统历经千年而不衰,而在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今天,我们的城市排水系统如此脆弱?

给排水专家、南昌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李益飞说,原因之一在于目前我国城市排涝工程的标准规范太低。他说,水利部原来的城市排涝标准是防御20年一遇的暴雨,目标是“一日暴雨一日排干”。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密度的不断提高,极端气候的频率发生,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这些标准早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据新华社电)

□本期聚焦

农田变身商品房的背后

——河北张家口市西豪丽景房地产项目调查

□新华社记者 任芳 赵仁伟

2009年被批准征地,2008年已开工建设;批复用地900多亩,实际征地3000多亩;名为后勤保障基地,实为房地产开发;征地补偿每亩7000元,土地出让每亩32万元——经过系列运作,被部分媒体誉为“亚洲最大人文生活区”的西豪丽景住宅区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数千亩农田上拔地而起。

根据群众举报,“新华视点”记者日前对这起违规土地开发事件进行了调查。

先斩后奏:数千亩农田先占用后报批

5月13日,在位于张家口市西郊八角山脚下的西豪丽景建设工地,记者看到几十栋楼房正在施工,其中近10栋已接近封顶。工地入口处“打造亚洲名城”、“山中城”西豪丽景欢迎您”的标牌格外醒目。

西豪丽景位于张家口市万全县宣平堡乡水泉堡村。负责项目开发的通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继明介绍,这个项目规划占地3000多亩,规划投资25亿元,规划住宅350栋,可居住8万多人。项目2008年底开工,已开工的100多栋楼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须经过批准并完成补偿后,才能实施征用。但据记者了解,西豪丽景项目不仅在先占面积上与批复大相径庭,在用途上也是先占后征。

根据万全县国土资源局提供的材料,河北省政府先后批准万全县征用农地共计940亩,其中包括耕地120亩,林地204亩。

而万全县政府提供的“西山产业集聚区山中

机会还是泡沫

——权威信息科技专家眼中的中国“物联网”热

□新华社记者 章葺 孙丽萍 冯源 张正富

当许多人还会把“物联网”和“互联网”这两个读音相近的概念混为一谈之时,物联网概念股已一飞冲天,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支持政策,就连温州民间热钱也做好了“炒”一把物联网的准备。

2010上海世博会首个主题论坛“信息化与城市发展”日前在浙江宁波举行,“物联网”成为最热门的关键词。来自世界各地的权威信息科技专家普遍认为物联网将给人类生活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同时,他们也提醒要做好规划,避免物联网重蹈互联网泡沫的覆辙。

物联网将使生活更安全、更绿色、更自由

记者:在今年三月的中国两会上,物联网首次进入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而在互联网热之后,全世界也迎来了物联网的热潮。物联网真有那么神奇吗?它到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变化?

王建宙 (中国移动通信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物联网通过传感设备,把物体的各种数据和信息实时取下来,通过互联网传递到处理层,再利用云计算和模糊识别技术,把收到的信息再用于对生产生活和生产经营有用的信息。

例如,我们正和农业部合作,利用二维码

城地表附着物补偿测算汇总表”显示,水泉堡村补偿征地面积共计约3800亩,其中耕地为2614.53亩,瓜地437.68亩,林地320亩,荒地427.89亩。

此外,省政府对万全县的征地批复分别为2009年11月和2010年1月,而占地工作早在2008年已启动。记者在宣平堡乡政府2008年6月12日下发的“关于水泉堡村征地补偿标准公示”中看到,乡政府要求村民于当年6月12日至17日之间领取征地补偿费;政府要求从6月18日起组织机构进行清理地表开始施工。

一些村民表示,由于占地前政府没有公布用地的批文、用途、面积等内容,村里也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补偿标准,一些村民不愿意领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2008年10月开始用大型机械清理土地。

“没有任何手续,政府怎么就能随随便便占农民的土地呢?”一位村民质疑。

偷梁换柱:“后勤保障基地”变身“商品房小区”
对于征地用途,万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2008年时任万全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杜天宝对记者说,这个项目是张家口市西山产业集聚区的后勤保障基地,并且是河北省的一个重点项目。西山产业集聚区将有大量企业进入,项目就是为了解决园区企业专家、科技人员和企业员工的住宿问题,并且将配套建设医院、学校等。

记者在《河北省2009年第二批重点建设项目计划》中看到,在“基础设施”项下的“西山产业集聚区后勤保障基础公用设施建设工程”,内容包括商贸、物流、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并未提到“房地产项目”的

相关内容,万全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明也表示,“这块地不是房地产项目”。

不过,记者在一份西豪丽景宣传画册中看到,该项目是张家口市政府城市建设“重点工程”,是打造生态宜居城市中的“重点项目”,是“人们居家、置业、休闲的首选之地”。

李继明向记者解释,西豪丽景的确是西山产业集聚区后勤保障基地,目的是给园区产业工人提供住宿和服务。“我们公司没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就引入鑫盛垣房地产公司进行合作。”

既然是产业园区内的职工宿舍,又为何向社会销售呢?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这个住宅区开发和销售完全是按照商品房模式进行的。对此,李继明解释:“为了照顾开发商的利益,就允许社会人员购房。不过这个地方很偏僻,离市区隔着一座山,市民很少会买这里的房子,所以房子是不可能卖光的,最终还是为了方便园区职工购买。”

对于西豪丽景已经开始销售的情况,李继明表示,土地、规划、建设手续都是齐全的,同时他承认“预售证正在办理过程中”。西豪丽景一位售楼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年底交房时,预售证就能拿到。

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西豪丽景的房子正在热卖中。“山中城展示中心”就设在张家口市中心的人民公园正门一侧,记者13日以购房者身份来到这里,发现这个展示中心实为西豪丽景售楼中心,里边有不少人在洽谈购房事宜。

一位姓韩的置业经理热情介绍道,西豪丽景将来是黄金地段,很多企业和单位都要搬过

去,现在起步价不到1800元,从住宅区通往市区的隧道将很快开工,所以升值潜力很大。“一期将于今年年底交房,现在已经卖光了。二期大概明年年底交房,已经剩得不多了,要买得抓紧。”

物联网还没有长成一棵摇钱树
记者:物联网被视作下一个超万亿元级产业,中国政府已经把它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最近物联网概念股价直线上升,销售传感器的企业也大发了一笔财,没有人怀疑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但是物联网本身真的有那么大含金量,只要沾上边就能发财?

刘积仁 (东软集团董事长):现在很多人把物联网、云计算给神化了。其实没有那么神奇,这都是过去一些技术的延伸,说到底就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加上了传感设备的应用,通过摄像头、芯片等把物和物相互联系。技术要服务于经济发展,才能创造价值,我们现在还需要研究的是究竟什么样的应用更需要它们,这两项技术究竟如何在社会上创造价值。

郭贺铨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目前来看,物联网带来的效益还是以间接的为主,直接的比较少。间接的效益来自于对资源的整合和合理利用,这是物联网带给人类的最大福音。

盲目地认为从国外引进一些传感设备组装一下,倒买倒卖就能发大财,股票就冲上去了,这种现象是暂时的,这种股票上去了还会下来。物联网带来的商机也不完全是做硬件设备,要

然而奇迹过后,这两个乡的居民却面临家乡“不宜人居”的无奈。
记者在善溪和两江乡采访时发现,这两个受灾严重的乡镇均处于狭长的山谷当中。特别是两江乡朱溪镇,四面环山,穿镇而过的一条公路就处于朱溪江畔。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平时朱溪江水很浅,但山洪袭来时,在短短两个小时内,江水陡涨十四五米。

“虽然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从地形上看,朱溪镇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两江乡乡长刘岳清说,“朱溪的上游新化山区是湖南的一个暴雨中心,一旦发生强降雨,附近近两百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山洪就全部汇集到几条狭窄的河道,而朱溪镇地处群山环绕之中,除了两江两岸,很难找到一个适合建设居民区的地方。”

记者在淑浦县、新化县等地采访时发现,与朱溪、善溪类似的山区聚居地十分普遍。而这些地方多年来降雨时空分布极不均,极端的干旱或洪涝灾害时有发生。这些中小河流容易发生山洪灾害,抗灾能力不强,大部分中小河流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多年的人类活动造成为人侵占河道严重,常常导致“小流量、高水位、大灾害”现象发生。

在朱溪镇做小生意的刘道亿家中的价值20万元货物被洪水席卷,他一边收拾着从淤泥中刨出来的几百元残货,一边喃喃地说:“看来这个地方是不能再住了,我们又搬到哪里去呢?”

专家提醒,每当灾害袭来,人们习惯于使用“50年一遇”、“百年一遇”、“最强”、“罕见”等词语来形容其偶发性,然而,偶然中有必然,如果不摒弃“重建设轻规划”的旧有观念,没有防患于未然的合理人居规划,概率再小的灾害一旦发生,引发的将是巨大的危机。

千年福寿沟:古排水工程的现代启示
5月13日到14日,江西省赣州市出现暴雨,24小时降水将近百毫米,倾盆而下的雨水,并未让赣州这座千年古城发生明显内涝。赣州市古老的城市排涝设施——福寿沟仍在地势相对低洼的老城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赣州三面环水,是赣江的发源地,章江、贡

然渗水,使新建区域的排涝功能降低,不堪重负。

“重地上轻地下”,在专家眼中,这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通病,隐藏在漂亮的高楼大厦下面的是,城市脆弱的排涝系统。

段华明介绍,我国城市排水设施设计沿用前苏联模式,称为下水管网,口径很小,难以对付大流量的来水。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下水系统是能在里面撑船,排涝能力很强的“地下运河”。广州排水系统防洪排涝标准偏低,中心城区现有排水管道达到一年一遇标准的占到总量的83%,而达到两年一遇标准的仅占9%,一旦发生强降雨就容易出现中心城区大面积水浸。

“孤岛”、“零伤亡”:奇迹过后的无奈

“封桥之后不到四个小时,128米长、20米宽的大桥就轰然倒塌。如果没有及时封桥,后果将不堪设想。”湖南省淑浦县善溪乡乡长何石光指着善溪大桥旧址对记者说。

5月12日至5月13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山洪袭击了湖南。在受灾最严重的淑浦县,强降雨使全县四座大桥被洪水冲毁,善溪乡与外界交通几乎全部中断,8000多群众陷入“孤岛”无法出行。而在两江乡朱溪镇,两座村小学被洪水吞噬,两座桥梁、五条铁索桥中断。

尽管洪灾百年不遇,但淑浦县两江乡和善溪乡的两万多群众却无一人员伤亡。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零伤亡”奇迹绝非偶然,湖南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山洪灾害防御组织体系,在灾害来袭时发挥了作用,乡政府转移疏散工作得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两江乡朱溪村村民戴复和说,早在5月12日晚,镇上的干部就挨个给村里打电话,并连夜组织村民转移。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5月13日早晨,当时有四十多名修建河堤的外来民工住在临河的山房子里不肯转移,在乡政府干部软磨硬泡后,这四十多名民工刚转移到五分钟前,身后的房屋就轰然倒塌。“如果不是不到五分钟,挨家挨户做工作,并亲自驾排疏散群众,在这么猛的山洪袭击下,全乡一万多人“零伤亡”是不可能实现的。”